

獵人日記

盧格烈夫著

屠格涅夫

獵人日記

黃裳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六·上海

I. Turgenev
A Sportsman's Sketches

根據 William Heinemann, London, 1917 英文轉譯
英譯者 Constance Garnett

獵 人 日 記

屠格涅夫著

黃 裳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零壹壹號

華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1184

開本 850×1160 /32 印張 15 13/16 插頁 23 字數 333,000

(原平明版印 16,500 冊)

五六年十一月新一版

六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4,000 定價(6) 1.90 元

內 容 提 要

屠格涅夫用一個獵人的行獵線索，寫出了二十四篇故事。這些故事自成起訖，不相連屬，可是全都帶有俄羅斯農村的強烈的地方色彩，生動地描寫出變幻的大自然的景色、天空、樹林、草原。透過這些故事，我們也接觸到了舊俄社會的現實——農奴制度下的農村、地主和農奴。作者用他奔放的詩人的熱情，對俄羅斯祖國和人民濃摯的熱愛，和真正的不朽的才華，替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描繪出了一幅出色的奇偉的油畫。本書不僅是一首描寫大自然的牧歌，而且也是富有社會價值的對當時社會制度的一個委婉的控訴，對當時的社會的進步起了很大的作用。



馬車撞，逃出來的女奴，和卡拉塔耶夫在一個深明的，下着雪的冬日的黃昏，駕着雪橇出去，在路上飛跑着的時候，把她的女主人，帶着的一輛棕色大馬車給撞翻在雪堆裏。（見326頁）

——陀爾斯·瓦赫羅奇·卡拉塔耶夫

目錄

一	赫爾和卡林尼基	一
二	葉莫來與磨坊主婦	一九
三	草莓泉	三五
四	地方醫生	四九
五	我的隣居雷第洛夫	六〇
六	小地主奧甫斯揚尼克夫	七一
七	里郭甫	八六
八	白靜草原	一二三
九	美人米也恰河的卡西揚	一四〇
十	賬房	一六七
十一	辦公房	一八七
十二	狼	二四
十三	兩位鄉下紳士	三七
十四	來比強	三九

十五	塔第雅娜・鮑麗索芙娜和她的姪兒	二五〇
十六	死	二七三
十七	歌手	二九〇
十八	庇奧托・配緯維奇・卡拉塔耶夫	三二三
十九	幽會	三三五
二十	斯齊格利縣的哈姆雷特	三四七
二十一	契爾特普——汗諾夫和尼多普士金	三七九
二十二	契爾特普——汗諾夫的結局	四〇四
二十三	活屍	四五一
二十四	車輪的響聲	四六九
	森林與原野（代跋）	四九〇

獵人日記

一 赫爾和卡林尼基

隨便是誰，只要有機會經過鮑爾賀夫斯基縣到西斯羣斯基縣去，很可能會對奧里爾省的土著和卡魯加省居民之間的顯著差異留下深刻的印象的。奧里爾的農民的身材並不高大，身體佝僂，外表顯得陰沉而多疑；住在白楊木搭起的破舊小屋子裏，像奴隸似地在地裏工作着，沒有經營任何副業的機緣，吃得好苦，穿着樹皮製成的拖鞋。卡魯加的佃農住在寬闊的松木房舍裏，他長得高，顯得勇敢，神情愉快，外表雅潔，經營着奶油和焦油的副業，在假日裏就穿起靴子來。奧里爾省的村莊（我們現在談的是本省的東部）總是位於一片耕地的中央，靠着一條已經變成汗水池塘的水道的。除了有限的幾株給過路人方便的楊柳，和兩三棵瘦小的樺樹之外，一俄里以內你就看不到一棵樹木；小屋一間擠着一間，房頂照例鋪着爛草。……卡魯加的鄉村，正相反，四周總是圍繞着森林的；房子安置得自然得多，端正得多，有着木板的房頂，門關得緊緊的，籬笆既未倒塌也沒有東倒西歪；沒有留下讓過往的豬兒鑽進來的破洞。……而對一個獵人說來，卡魯加省也是要比較好得多的。在奧里爾省，再過五年，樹木與灌木叢的遺跡就會不復存在，也沒有剩下任何沼地的踪跡；在卡魯加正好相反，沼地和森林是幾十俄里幾百俄里地擴展開去，同時那種可愛的鳥兒、松鷄，這裏也還不少見；平

易近人的大沙離這裏也有的是，翅子拍得異常響亮的鷓鴣在牠們突然起飛的當口，往往會使獵人和他的狗受驚而又高興起來。

在到西斯羣斯基縣去行獵的路上，在野地裏我遇見並且認識了一個叫泡魯提金的卡魯加省的小地主。他是一個熱心的獵人；因此，他也成了一個出色的人物。自然，他也有些缺點的；舉例來說，他向省裏每一個未婚、有錢的小姐都求過愛，等到他被拒絕了，連門都不許上人也不許見了以後，傷透了心的他就向所有的朋友與相識者傾吐他的憂愁，同時還一直不斷地把他家園子裏出產的酸桃子和別的果子向小姐的親眷們大批地送禮，他喜歡一次次地重複述說着同樣的一樁故事，而這個，不管泡魯提金先生會感到多大的興趣，在旁人當然是不會引起任何趣味的；他讚揚阿金姆·納西磨甫的作品和小說比娜；他口吃；他管他的狗叫『天文家』；說起『阿達那柯』（然而）的時候，永遠變成了『阿達那契』；他在家裏建立了一套法國派的烹飪方式，照他的廚子所說，那秘訣就是把每一樣菜的原味都整個地變換過來；在『藝術家』的手裏，肉得做成魚的味道，魚就得變成蘑菇，通心粉成了火藥；爲了完成這樣的計劃，就連一塊胡蘿蔔，不切成菱形或是不等邊四邊形是也不能往湯裏放的。不過，除了這些有限而細微的缺陷之外，泡魯提金先生，像我們上面已經說過的那樣，是一個出色的人物。

我剛認識泡魯提金先生的那一天，他就邀我當夜在他家裏留宿。

『到我家還有五俄里路，』他又說，『路不近呢；我們還是先到赫爾那裏去吧。』（讀者千萬要

原諒我在這裏省略了他的口吃。)

『赫爾是哪一個？』

『是我的一個莊戶。他離開這裏很近。』

我們就朝着他那裏走去。赫爾的那所孤零零的房子就矗立在森林中間一塊開闢得很整齊的空地上。這所房子包括了幾間松木屋子，四周圍着厚木板的柵欄；正房前面有一條走廊，是用細長的柱子架起來的。我們走了進去。我們遇見了一個二十歲的年青小伙子，人長得高而漂亮。

『啊，斐迪亞！赫爾在家嗎？』泡魯提金先生問他。

『不在。赫爾進城去了，』那個小伙子回答，笑着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齒來。『把小馬車給您駕起來吧？』

『是的，我的孩子，就是那部小馬車。再給我們帶點淡啤酒來。』

我們走進了屋子。乾淨的木牆上一張廉價刺眼的畫片都沒有貼；牆角裏，在笨重的鑲銀框的聖像前面，點着一盞油燈；菩提木的桌子剛剛刨過擦光；樑木中間和窗櫺的裂縫裏沒有好動的普魯士甲蟲跑來跑去，也沒有隱伏着陰鬱的螳螂。那個年青小伙子很快就又回來了，帶來了一大白壺上好淡啤酒和裝在木盤裏的一大塊小麥麵包跟一打鹹胡瓜。他把這些食物都放在桌子上，然後就背着門帶着笑臉向我們望着。還沒等我們吃好飯，車輪的聲音已經在門口響起來了。我們就走了出去。一個滿頭髮雙頰殷紅十五歲的孩子坐在馬車上面駕車，正在吃力地扯着一匹餵得肥肥的斑

馬。圍着馬車站着六個小胖子，彼此十分相像，和斐迪亞也長得差不多。

『這全是赫爾的孩子！』泡魯提金說。

『這一批全是赫爾克（即野貓），』跟在我們後面走到台階上的斐迪亞插進來說，『可是這還不齊呢！鮑泰浦在樹林裏，希特跟着老赫爾進城去了。留心啊，瓦西亞，』他朝着車夫又接下去說，『趕得像風一樣快，你現在是替老爺們趕車呢。過路溝的時候可要留心，慢着點，別翻了車把老爺們的胃都倒翻了！』

另外幾個赫爾克聽了斐迪亞的俏皮話都笑了。『把天文家抱進來！』泡魯提金先生莊嚴地說。斐迪亞並非毫無興趣地，把狗舉了起來，牠是帶着一種勉強的笑容的，舉到半空裏，然後才將牠安置在馬車底層。瓦西亞趕起了馬。我們就離開了這裏。『我的事務所就在這兒，』泡魯提金先生突然向我說，一面指着一座矮小的房子。『我們要不要進去？』『好吧。』『已經關掉了，』他說着就走了進去。『可是，還是值得看一下的。』事務所一起包括了兩間空房子。看房子的，一個獨眼的老人，從後院跑了出來。『你好，敏聶奇，』泡魯提金先生說，『給我們弄點水來。』獨眼老人離開了，馬上就帶回來一瓶水和兩隻杯子。『嚙一嚙，』泡魯提金向我說，『這是出色的泉水。』我們每人喝了一杯，老人深深地鞠着躬。『來吧，我看現在我們可以走了！』我的新朋友說。『就在這個事務所裏，我賣給商人艾里略夫四畝森林，賣了挺好的價錢。』我們在馬車上坐下來，半小時以後，我們進入了莊園的庭院。

『請告訴我，』晚餐的時候我問泡魯提金，『爲什麼赫爾不和你其餘的莊戶住在一起？』

『嗯，就是爲了這個嘛，他是個機伶的莊戶。二十五年以前他的屋子被燒掉了，於是他就來找先父說：「尼古拉·考資米奇，」他說，「答應我住在你的森林裏的沼澤旁邊。我會出你很高的租金的。」「可是你爲什麼要住在沼澤旁邊呢？」「噯，我要嘛，只要，您老，尼古拉·考資米奇，慈悲一下別再派我幹活，而照您的意思定下一個租金的數目來。」「五十盧布一年！」「就是這樣。」「可是我不許有拖欠的，留神！」「當然，不欠賬；」於是他就住在沼澤旁邊了。從此以後，他們就管他叫赫爾（就是說野貓）。』

『嗯，後來他有沒有關了起來呢？』我問。

『是啊，他是關起來了。現在他就付我整整一百的租金，我還想再加租呢，我敢說。我不止一次地跟他說過，「贖回你的自由去吧，赫爾，來吧，贖回你的自由去吧。」……可是他說，這個流氓，他辦不到，沒有錢，他說……就好像真有那麼回事似的……』

第二天，我們剛吃完早茶，就又出發打獵去了。正在我們的車子經過村子的時候，泡魯提金先生叫車夫在一座矮小的房子前面停下來，大聲的喊，『卡林尼基！』「來啦，您老，來啦，」院子裏有了回音，『我在穿鞋呢。』我們繼續慢慢地駕車過去，在村外，一個四十歲左右的人追上了我們。他又高又瘦，有一個挺直的小腦袋。這就是卡林尼基。他的愉快的黑黑的臉上，有些細麻子，讓我第一眼看上去就覺得喜歡。卡林尼基（我後來才知道的）每天隨他的主人出去打獵，替他背着袋子，有

時連他的槍也背着，留心着可以找到獵物的地方，打水，搭小房子，採集草莓，在四輪馬車後面跟着跑。泡魯提金先生離了他一步都不能動的。卡林尼基是有着最愉快最溫和性格的那種人；他常常自己低聲地哼着，隨隨便便地向四周望着。他說話時帶一點鼻音，他的淡藍的眼珠裏透着笑意，他還有一種用手扯自己稀疏的三角鬚鬚的習慣。他走路並不快，可是步子挺大，輕輕地拄着一根細長的木棍。這一天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談話，伺候我也並不顯得怎樣過份的殷勤，可是對他的主人他就像看護小孩似的那麼招呼着。每逢中午難以忍受的炎暑逼着我們不得不找陰涼地方的時候，他就領我們到森林中心他的蜂場裏去。卡林尼基爲我們打開了小草屋，草屋的四周掛着一把把發散着香味的乾草。他讓我們舒服地坐在乾草上面，然後就在頭上套上了一種網狀的罩子，拿着一把刀，一隻小盆子，還有一根燃燒着的木棒，到蜂房裏去替我們割蜜。我們吃完了熱熱的透明的蜂蜜再喝上一口泉水，然後就在蜜蜂單調的嗡嗡聲與樹葉子窸窣的響聲中睡着了。一陣微風吹醒了我……我睜開了眼睛看見了卡林尼基：他正坐在半開着門的門限上，拿他的刀雕着一把匙子。我向他的臉上注視着欣賞了好半天，那就像黃昏的天色似的柔和而明朗。泡魯提金先生也醒來了。我們並沒有馬上起來。在我們走了很多路和一場好睡以後，躺在乾草上一動不動才真覺得舒服；我們身上覺着非常疲倦，我們的臉上微微地發熱，我們的眼睛在一種惺忪的倦意中間閉攏着。我們終於起身了，又出去閒逛一直逛到傍晚。在吃晚飯的時候我又開始談起赫爾與卡林尼基來了。『卡林尼基是個好莊戶人，』泡魯提金先生告訴我：『他是個聽話又頂用的莊戶人；他撈不着好好地種他的地；我總是

把他從地裏叫走。他每天跟我出去打獵。……你可以想像他的地會種得怎樣了。』

我同意了他的話，我們就上牀安歇了。

第二天泡魯提金先生爲了和他的鄰人比却哥夫辦點交涉不得不進城一趟。這位鄰居比却哥夫耕種的時候侵越了一些泡魯提金的地，同時就在這塊地裏還打了他的一個農婦。我一個人出去打獵了，在黃昏以前又走到赫爾家去。在小屋的門口我遇見了一個老人——禿頭，矮小，寬肩膀，長得厚實，——就是赫爾本人。我帶着好奇心向這個人望着。他的面龐看了是會使人想起蘇格拉底的；他們有着相同的高高隆起的前額，同樣的小眼睛，同樣的獅鼻。我們一起走進小屋。還是那個斐迪亞給我拿了些牛奶和黑麵包來。赫爾在一隻凳子上坐了下來，一面非常安靜地撫摩着他鬚曲的鬚鬚，一面跟我談起天來。看起來他好像很瞭解自己的身份；說話和動作都很遲緩；不時從他的長鬚子裏傳出咯咯的笑聲來。

我們談到了播種，收割，農民的生活……。他好像處處都同意我的見解；事後我才感到有點尷尬，覺得我是說了很多愚蠢的話了……。這樣我們的談話是進行得有些奇特的。赫爾無疑地是爲了謹慎，就常常顯得異常難以捉摸……。這裏就是我們談話中間的一個例子。

『告訴我，赫爾，』我向他說，『你爲什麼不向你的主人贖身呢？』

『可是我又爲什麼要贖身呢？現在我很瞭解我的主人，也能按期繳租……。我們是有着一個挺不錯的主人呢。』

『自由了總是比較好的，』我說。赫爾懷疑地向我望了一眼。

『當然嘍，』他說。

『那麼就是了，你爲什麼不贖回你的自由來呢？』

赫爾搖搖頭。『你要我拿什麼來贖回自由，您老？』

『噯，算了吧，老頭兒！』

『如果赫爾又回到了自由人當中去，』他用一種低沉的調子繼續說下去，就好像是自言自語似的，『每一個不留鬍子的人都要比赫爾強的。』

『那麼就把你的鬍子剃掉。』

『鬍子又是什麼？鬍子還不就是草：一個人是可以割掉它的。』

『好了，怎麼樣呢？』

『可是赫爾馬上就要做生意人了，而生意人是過得挺舒服的，他們也都留鬍子的。』

『怎麼，你也做點小生意嗎？』我問他。

『我們是做點子生意，經營一點點奶油也經營一點點焦油……。您老要把車子準備起來嗎？』
『你實在是個謹慎小心的人，你的舌頭上簡直就像緊緊地套着韁繩似的，』我自己這樣想。

『不，』我大聲地說，『我不要車子，明天我想在你家附近走走，如果你願意的話，晚上我想就睡在你的草房裏。』